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梨魂 第二十五章 驚鴻

花前假淚，燈下盟心，去影匆匆，餘情惘惘。夢霞別後，梨娘猶悄對殘■，追思往事。遙聽牆外柝聲，似摧人睡；推出窗前月影，莫照心來。人去情留，愁來夢杳，鬟低弄影，手倦支頤。視案上吟箋，墨痕猶濕，低哦一過，惻然神傷。顧影低徊，綦思宛轉，即援筆續其後曰：

寄書幾度誤青鸞，因愛成猜解決難。

見面又多難訴處，了無數語到更闌。  
情絲抽盡苦纏綿，此後悲歡事在天。  
只是病軀秋葉似，如何支得二三年。  
薄命原知命不長，並頭空自妒鴛鴦。  
最憐費盡心機巧，只博燈前哭幾場。  
深院鉤簾坐小窗，無言暗泣對殘■。  
飛蛾莫撲釵頭燄，留照情人淚兩雙。  
萬千辛苦恨難平，一死頻拼死不成。  
如此風波如此險，可憐還為戀情生。  
碧窗記得曾攜手，青鳥回來重寄詞。  
雁夜鶯春愁一樣，楚魂湘血怨同時。

噫，豈料悲吟，竟成凶讖。薄命女非長命女，生前心是死前心。二三年固不能支，孰知天劫紅顏，將立演出月缺花殘之慘劇，並二三月亦不能支耶！噫，此酸楚之哀音，竟為兩人最終之酬答，而此夜之幽期，即為兩人最後之交際，從此更無一面緣矣。

窮陰殺節，急景凋年。越三四星期而冬假之期已至，石癡復欲離家，夢霞亦須旋裡。君自南歸我自東，鞭絲帽影各匆匆。兩人一去，荅湖風月大為之減色。歡會無蹤，別情如畫，兩人這回分手，從此亦竟消息沉沉，音容渺渺。知音之感無窮，聚首之緣莫卜。石癡未行之前，以明年校務，仍挽夢霞主持。夢霞意欲辭職，石癡維繫甚堅，不得已諾焉。既行，夢霞料理校中試驗事，三日而畢，亦束裝歸。於斯時也，梨娘又久未通辭矣。夢霞歸心爆急，亦不復一探其消息，且調開校之期，一瞬即至。暫時相別，無足介意，臨行寄語，徒亂人懷。而不知此時之梨娘，病已中乎膏肓，魂已游於墟墓，去埋玉之期已不甚遠矣。一行便隔仙凡，再到難尋人面，是豈夢霞所及料者哉！

梨娘之死，死於夢霞，實死於筠倩。蓋彼與夢霞再會之後，深知夢霞之心，誓死不肯移易，可笑亦復可憐。感泣之餘，而念及夫筠倩，姻事我所主張，原冀其他日偶俱無猜，享閨闈之樂，我則一身乾淨，斷情愛之媒。以今觀之，此事後來終無良好之結果。我以愛夢霞者，誤夢霞，以愛筠倩者，誤筠倩矣。我一婦人而誤二人，因情造孽，不亦太深耶！我生而夢霞之情終不變，筠倩將淪於悲境；我死而夢霞之情亦死，或終能與筠倩和好。我深誤筠倩，生亦無以對筠倩，固不如死也。我死可以保全一己之名節，成就他人之好事，則又大可死也。自是以後，梨娘遂存一決死之心，坐亦思死，臥亦思死，念念在茲，躊躇滿志，竟不復有他種念慮縈其腦際。

死念已堅，生機漸促。痛哉梨娘，惟求速死，竟將瘦弱之軀，自加戕賊。茶飯不常下咽，睡眠每喜臨風，一意孤行，十分糟蹋。憔悴餘花，怎禁得幾許摧殘蹂躪；人見其無恙，而不知其已深種病根，樂尋鬼趣矣。曾幾何時，心血盡枯，形神俱化。引鏡自照，兩頰若削，歎曰：「死期近矣。」遂臥不復起，時夢霞猶未行也。

越三日，夢霞不別歸，梨娘病亦漸劇。家人咸來問訊，見容顏雖減，神識甚清，意此微疾耳，不久可癒，故多不甚注意。惟筠倩憂形於色，視之而泣曰：「嫂病深矣，幸嫂自愛。」讀者須知，筠倩固未嘗有所怨於梨娘，不過兩人各有難言之心事，以至稍形疏遠。今梨娘病矣，病且劇矣，筠倩對於梨娘非無一點真愛情者，能不留心視察、加意護持耶？顧筠倩雖慇懃，而梨娘殊冷淡，似不自知其病之深者。蓋筠倩固未知梨娘早已存死志也，為之延醫，卻不欲。筠倩陰告父，嫂病象不佳，當速治。崔父乃急遣人招醫生至。醫生費姓，即前視夢霞之病者，鄉僻間之名醫也。診畢而出，斟酌良久，始成一方，曰：「姑試之，然吾決其無效。此病係積憂久鬱所致，本非藥石可療。且外感亦深，未病之前，飲食起居，已久失其營衛，夫人體質又弱，欲治之，恐難為力也。」

家人聞醫言，始知梨娘之病幾成絕症，一時群相驚擾，環侍不去。蓋梨娘平日，事上盡禮，待下有恩，隻手持家，久耗心血，一生積善，廣種福田。破落門庭有此賢能之主婦，真不啻中流之一柱、大廈之一木也。故以崔氏之門衰丁少，實賴梨娘為之主持一切。翁未終養，姑未與醮，子未成人，瘦削香肩，擔負繁重。茫茫身世，未了猶多，此時烏可以遽死。然而梨娘竟無意求生，有心竟死。未病之前，死機早伏，既病之後，危象漸呈。微特崔父與筠倩等銜憂莫釋，求神問卜，無所不至。即婢媪輩亦均愁顏相對，有歎息者，有暗泣者。心慌神亂，此去彼來，咸願盡其心力，以愈梨娘疾。忙亂數日，病卒不減，梨娘又不肯服藥，迫以翁命，勉盡一盞，然藥入腹中，竟無影響。視彼病容，日形萎損，惟有同喚奈何而已。

夢霞行十日矣，游子遠歸，慈烏含笑，況此次入門帶喜，家庭之間尤多樂意。夢霞以姻事已成，此後與梨娘相聚之日正長，心中之愉快更不可言喻。初不料有情好月，未曾圓到天中；無主殘花，不久香埋地下。一面已慳，百身莫贖。去時未悉病情，別後猶勞夢想，此時之梨娘已屬半人半鬼，此時之夢霞固依然如醉如癡也。又三日，乃得一可驚可愕之凶耗，凶耗非他，即梨娘最後之手書也。

哀鴻一聲，愁魔萬丈。此函乃梨娘力疾所書，以遺夢霞，作訣別之紀念者。夢霞於希望之餘，得此絕望之函，如小鹿撞胸，如冷水澆背，一時驚絕駭絕，腦筋之震動，一分時不知其幾千百次。驚痛過劇，雙目瞪然，轉無一點淚，惟有對書木坐，口中喃喃，默祝天佑伊人，消此實難而已。書語錄下：

梨影病矣，病十日矣。方君行時，梨影已在牀席間討生活，所以不使君知者，恐君聞之而不安，且誤歸期也。君臨去竟無一言志別，想係成行匆迫所致，我未以病訊告君，君亦不以歸期語我，二者適相等，可毋責焉。梨影病中亦無大苦，不過一時感冒，並無十分危險。君聞此信，為梨影憐則可，為梨影愁則不可也。但孱軀弱質，已受磨於情魔，怎禁再受磨於病魔。偶櫻微疾，便自疑懼，不死不休，即死何惜？環縛於情網而不知脫，沉沒於愛河而不知拔，是無異行於死柩之中而求生也。以梨影平日之心情，固早知其必死。一病之餘，便覺泉台非遠，深恐旦暮間溘朝露、離塵海，我餘未盡之情，君抱無涯之戚。況梨影生縱無所戀，死尚有難安。七旬衰老，六尺遺孤，扶持而愛護之，舍知己又將奚托？此梨影今生未了之事，梨影若死，君其為我了之。然梨影固猶冀須臾緩死，不願即以此累君，但未卜天心何若耳？瞑眩之中，不忘深愛，伏枕草草，淚與墨並。霞郎，霞郎，恐將與君長別矣。我歸天上，君駐人間，一枝木筆，銷恨足矣，又何惜梨花竟死。孽緣有盡，豔福無窮，伏惟自愛。